

自序：我的探索

給自己編一本選集時好像從頭回顧一下自己走過的道路，是誰向你喊起「開步走」的口號？在哪個地方峰迴路轉……現在，又朝甚麼方向走去？

回顧起來，我在兒童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不是高歌猛進，而是一步一步地，不斷探索着前進的。

我出生在中國的動蕩年代——1920年，生長在被認為是革命搖籃地的廣州，生活在一個被新潮流衝擊下的破落大家庭。而童年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在香港接受了殖民地的教育，然後又回到祖國來接受中學、大學教育，然後，又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重回香港，又撤退到大後方桂林，直到日本投降後，到美國留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學位，然後又跟隨人民解放的足跡，從香港回到祖國，直到最近又回到香港親眼目睹香港回歸。

經歷過那麼長的時間，跑過那麼遼遠的空間，我的工作崗位只有一個：兒童文學。學習兒童文學，創作兒童文學，編纂兒童文學刊物和教授兒童文學。從我在1938年發表的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開始，到現在已有六十年了。

在我的人生路上，和廣大的中國人民在一起，承受着來自各方面的重重壓力，在壓力下尋求解放，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

當然，最重大的壓力就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那時刻，這也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如何對付這壓力，我在魯迅喊出「救救孩子」這呼籲時，得到了很大的啟發，在努力為完全解放我的孩子而寫作時，自己的思想才可以同時獲得解放。

當我的故鄉——廣州淪陷敵手的時候，我在香港繼續求學，在這當中我參加了「小童群益會」，做給難童們講故事的工作。跟着我在嶺南大學教育研究院專修「兒童文學」及創辦了《新兒童》半月刊，這是我以兒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起點。

魯迅指出了葉聖陶為中國童話開了一條探索的道路，我衷心嚮往這樣的道路，開始在童話上探索，如何把幻想和現實結合起來。在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有《月亮的女兒》、《埋藏了的陽光》、《七個哥哥和一個妹妹》等等，用這些童話反映着舊社會孩子的悲慘的遭遇和他們怎樣勇敢地、意氣風發地戰勝他們的凶惡敵人和惡劣的環境，實現他們的理想。

由於我經常面對面地跟孩子們說故事和背靠背地通信（我在《新兒童》上編過一個雲姊姊的信箱和孩子通信談心），更有機會受到孩子們喜、怒、哀、樂的目光，和真誠的心聲的指引。我寫作的基調常常是愉快的，向上的。這是孩子們給我的恩物。

我所處的時代是動蕩的，卻也是偉大的，經常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在全國解放之後，我接着做各種探索與嘗試，我寫了《奇異的紅星》，歌頌偉大的人

民童話一樣驚人的成就，這童話後來獲得了第二次全國兒童文藝創作的一等獎，又用報告文學形式寫了一些孩子中間的故事，像《眼淚和歡笑》和《白蘭說的故事》。

然後，我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嘗試，要寫出一些有中國泥土氣味又有時代氣息的、可以琅琅上口的兒歌。《花兒朵朵開》就是這樣一本詩集，這本詩集得到女畫家林琬崔的配圖，形式比較美，更有童趣，後來翻譯為英、法、德、日、西班牙及烏爾都等文字。

我嘗試過寫兒童長篇歷史小說，寫過《刑場上的婚禮》和《香港歸來的孩子》。不過，這時卻有一個新的嘗試在呼喚着我：給孩子們寫些極短極短的故事和童話。因為孩子認識的字少，注意力不像大人那麼持久。而且孩子國裏沒有小事，短小的故事也可以蘊藏着深奧的用意與無盡的美。

我開始寫一千字以下和五六百字的短篇童話故事，起初在報刊上發表，然後結集出版最早一本是《金色童年》，它榮幸地被小讀者認同了。

八十年代起，我有機會到歐洲、南美等地和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參觀和交流。接觸到兒童文學領域在時代的洪流中，從內容、思想到形式上所起的變化，激發我加緊學習，親身體會和認真反思，努力創作一些讓小讀者能從中呼吸到時代氣息的作品。這本選集裏最後的作品便作為我邁向未來的試步吧！

以上連篇的話兒，是我在1997年底為我一本選集的出版而寫的。

現在拿出來看，對我來說還不算過時，因為，我仍然是走在探索的路上。

那麼這本選集和以前的選集有甚麼不同呢？

第一，從篇幅上，大大的增多了。過去我出版過好些選集只有三、四十萬字以下，這本的容量大概超過一百萬。而且除了一篇可算長篇之外，都是短篇創作，涉及的內容較多樣了。

第二，過去出版的選集只是以體裁分，而這本選集卻基本上以發表時間的先後而編排的。

每個人都生存在兩個的世界裏，一個是現實的世界，一個是幻想中的世界。作家的作品，特別是兒童文學，就是在這兩個世界的互動中完成的。從事創作這麼多年，我真不知道現實世界的變化或是自己腦子裏世界的變化更大和更震撼呢！

多年來，世界在改變着人，人也在改變着世界，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改變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他們不但要改變自己居住着的星球，而且要探索這個星球以外的太空。要求本身越來越有力量，用智慧去推動天人合一，把愛心宏揚到極限，消滅戰爭，建立永遠的和平，使人人活得幸福和快樂。

這些變化和要求時刻在動員，在呼喚着你，不容許你因為力不從心而停步不前。

我之所以按時間來編排作品之次序，也就是不忤

力量大小，都留下那時的腳印。每一步也就是一次新的起步一樣。

從那次的序言起，我又經歷着多次的探索了。有人問我為甚麼這樣鍥而不捨，我的回答只有一句：「情深說話未曾講」。因為，我總是覺得，使讀者滿意，使自己滿意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

「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只要能夠探索，每一步都使人覺得是幸福是振奮的。

第一輯

跟着我們的月亮

從前，太陽跟月亮很要好，因為太陽是月亮的哥哥。

太陽是嚴正的，守秩序的。每天早上，他規規矩矩地從天空東邊跑上來；黃昏來了，便從從容容地從天空西邊跑下去。沒有人叫醒他，他不會起得早；沒有人催促他，他不會睡得遲。他永遠不會躲懶，從不遲到，從不早退，一天到晚，總是在天上一本正經地鼓着那張圓圓的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他的妹妹月亮卻和他大不相同。她是個美麗可愛、活潑好玩的姑娘。月亮一出來，天上，燦爛的星星都爭着圍繞着她團團轉；地上，孩子們都高興地抬起頭來望她。月亮高興極了，一會兒朝上面向星星眨眼睛，一會兒向地上的孩子做鬼臉。所以，她的臉有時候是圓圓的，有時候卻是彎彎的。有時候她跟星星捉迷藏，不知道躲到哪朵雲後面去，有時她跟孩子們開玩笑，索性整個夜裏都不露臉了。因此，我們不能每天晚上都看見月亮，像我們不能每天看到太陽那樣。

有一個晚上，月亮在天上照着地上的孩子玩，照着孩子們睡覺。忽然，她想看看孩子們做的夢是怎麼樣的，一定是很美很美的吧？她就上面到處摸索，到處照。就這樣，連太陽出來她也不知道了。

太陽很不高興妹妹那麼不守秩序，便對她說：「以後你一定得規規矩矩地依照一定的時間出來。不然，我就把你關在家裏，永遠不讓你出來玩了。」

月亮說：「哥哥，我非得出來不行的啊！家裏又沒有人跟我玩。地上的孩子才跟我玩得好呀！當他們玩過了，出了一身汗，甜甜的，酸酸的，像什麼好吃的東西似的，這氣味我就最愛最愛……」

太陽說：「那麼，你依照一定的時間出來吧。我就給你真正的最好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有甜甜的糖嗎？」

「這個當然有！」

月亮點點頭，咬咬嘴唇，說：「多少顆一天？」

「每天兩顆。」

「一百顆我才幹！」

「是的，五十天內你就有一百顆了。」太陽哥哥狡猾地說。

「我一定要每天一百顆！」月亮堅決地說。

可是，太陽哥哥搖搖頭說：「不，糖吃多了會牙齒痛的，三顆就夠了。」

「唉！哎唷！」

「別哎唷哎唷了，我再給你兩個果果吧。」

月亮想了一想，又說：「可是，要我成天像你那樣鼓圓了臉是很累的啊！」

太陽也想了一想，說：「也好，你每個月裏只鼓

圓一次就夠了。其餘的時間，慢慢的彎下去，又慢慢的鼓起來就是了。」

「每晚出來的時間可以不一樣嗎？」

「那也可以，但是你得依我的時間表。」

「要是我忘記了呢？」

「我會叫貓頭鷹提醒你的。」

「叫它也天天提醒你給我糖和果果吧！」

太陽說：「我自己有分寸，不用誰去提醒的。可是，你得記住。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不但不給糖果你吃，我還要打你一頓呢。」

「不要打我，我會好好聽話的，好哥哥。」月亮抱着太陽的臉親着，但馬上又把臉轉開了，因為太陽的臉熱得很。

從此，月亮很有規律地在天空升升降降了。

是那麼的一個晚上，有着寒風的初冬，人們、蟲兒都躲在自己的窩窩裏睡覺了，月亮像一彎鐮刀似的掛在雲裏。她在唱着歌：

三顆甜糖，

兩個果果，

太陽真是好哥哥！